



魅影魔踪

〔台湾〕
云中岳 著

中

魅影魔踪

〔台灣〕
云中岳 著

中



版权登记图字 07—1996—040

魅影魔踪(上中下册) MEIYENGMIZHONG 台湾·云中岳

责任编辑:邢爱光

封面设计:章桂征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23.5 印张
508 000 字

长春市第七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1996 年 3 月第 1 版 199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 000 册 定价:23.50 元

目 录

一	冥魔厉剑	1
二	织女神针	23
三	君子好逑	47
四	牛郎吃瘪	69
五	长箭短针	91
六	融融无猜	114
七	鸳鸯毒娘	139
八	脱羈离群	163
九	设伏截赃	187
十	冥魔获宝	212
十一	蹶扰追袭	237
十二	大张魔旗	253
十三	蜂皇攀交	278
十四	险哉魔窟	301
十五	避风引敌	328
十六	神针陷落	354
十七	神通迷离	373
十八	魔衣怪影	395
十九	双丽逢妖	419
二十	废道觅佛	444
二十一	伤师制徒	468
二十二	明攻暗袭	491
二十三	胁迫徐州	509

二十四	势夺飞虎·····	539
二十五	阻建山门·····	561
二十六	文攻武卫·····	582
二十七	二煞三女·····	605
二十八	出乖露丑·····	626
二十九	斗室生春·····	647
三十	涤荡外围·····	670
三十一	惊逃溃退·····	693
三十二	仇了缘结·····	720

十二 大张魔旗

一击得手，毙了两个高手爪牙。

下一步，她得找地方躲起来，躲得稳稳地，以应付即将展开的大举搜索。

她不能远逃，远逃便会失去与目标保持接触的机会。

目标如果一走了之，便得多花几倍时间，重新寻觅目标的去向了。

人手不足的追踪，极易把目标追丢。

即将到来的人搜索，城内反而安全，对方决不会料到她反而往城里藏身，定会大搜城郊各隐蔽处。

再就是州城毕竟是有王法的地方，大举搜索会让官府的威信扫地，更引起市民的反感，官府必定出面干预。

侯二爷虽是交通官府的豪绅，但做得太过火，官府不得不为了威信而出面干预，爪牙们不可能搜查全城。

预定的撤走路线有危险，她绕过城南郊，走远些，打算从城东爬城。

侯家大院在城西郊，这时该已高手齐出，大搜西郊附近。她从城东返城，应该是安全的。

远出三里外，精力已耗掉一半，奔掠的速度也减半，气血流速加快，浑身汗水呼吸急促，脚下已有点不俐落，得放

慢速度向东绕，追的人大概在西门附近穷搜，该已脱出危险区啦！

夜幕刚张，不易辨别景物。

她脚下一慢，将剑从背上解下，换插在腰带上，这样拔剑的速度要快些。

其实她心中明白，除非到了生死关头，决不可拔剑而斗，必须避免与人用剑相搏，她最可靠的武器是飞针。

用剑必被缠住，她输定了。

她不能输，输不起。

钻出树丛，打算从天上的星斗找出方向。

夜间身在林中，什么也看不见。

很不妙，二十余步外的草坪边缘，隐约可看到一个衣裙飘动的女人形影，动的衣裙吸引她的视线。

假使对方不动，她必定对面撞上了。

“你来了吗？算定你该来了。”

那女人的嗓音清脆悦耳：“彼此正好亲近亲近。”

近字声犹在耳，黑影已冉冉而至。

“慢来！”她飞退入林，鱼跃穿过两株树仆倒，轻灵地一滚一窜，蛰伏在一株树干下。

女人不入林，一闪即没。

片刻，她心中开始发慌。

她不能逗留，身形一动必被发现，不动怎能遁走？对方定然是埋伏在这里的人，召集人手的信号可能已经传出了。

不走不行，悄然而起，小心地蛇行鹭伏向侧移动。

很不妙，林下枯枝败叶甚多，野草也枯叶丛生，天气炎热久未下雨，走动怎能不发声？

一声娇笑发自侧后方，黑影连闪近身了。

她反应仍然迅疾，可惜精力不继，有欠灵活，只好再次仆倒滚出贴在另一株树下。

黑影又不见了，移动比她快。

“是什么人？”她硬着头皮问。

“擒住你之后，便知我是谁了。”声音传自左侧不远处，看不见形影。

“为何要擒我？站出来，我们谈谈。”

“我知道你的无影神针厉害，等击倒你之后再谈。”

她心中一凉，对方是冲她而来的，闪躲的身法极快，而她所余的精力有限，很可能被对方击倒，因为她必须动，对方却可守株待兔用暗器袭击。

她必须冒险，猛地一窜两丈。

利器破风的尖锐啸声令她毛骨悚然，对方果然用暗器对付她，暗器在她身后不足一尺掠过，好险。

她不假思索扔出一枚双锋针，身形再起。

“厉害，神针的绰号不虚传。”身后传来那女人的喝彩声，像是发自耳后。

两起落远出五丈外，全力急窜。

娇笑声衔尾追随，但不见形影。她专心窜逃，也无暇向后察看。

真走运，窜入一处地沟，野草小树可以提供最佳的掩蔽，循沟飞窜速度提至极限。

老天爷保佑，地沟已尽，后面毫无声息。

刚想爬起飞奔，前面传来一声轻咳。

“你认为人一定会从这一带逃走？”另一个女人的口音，在

前面不远处传来，看不见人影。

“你真笨哦！”又是一个陌生的女人声音：“这是唯一撤走的地方，西面是河，东面是城，北面也有河阻隔，换了你，你往何处逃？”

“可以洒水呀！”

“那个织女生长在北地，北地的大姑娘，敢在河里习水性？在澡盆里学吗？”

“说得也是。二姐恐怕把人追丢了，好久没听到声息啦！我们也搜吧，守株待兔不会有收获的。”

“不要急，可不要乱了章法。人到了谁的埋伏守候区就是谁的，夜间移动太危险，你想挨针呢，抑或想争功？别乱来。”

她心中叫苦，这一带是埋伏区，她一头撞进来，脱不了身。

等天一亮，她死路一条。

“我忽略了那位老前辈的警告。”她心中暗叫：“他要我防备出入侯家的女人，我却不进行侦伺，终于自吃苦果。”

略一观察地势，她飞窜而起，发出两枚双锋针，全力逃生。

又是估计错误，双锋针落空。

那两女人的话，是说给她听的。

右侧黑影一闪即至，剑的闪光与强烈的剑气同至。

手中恰好没有针，不假思索地拔剑、挥出。

是先前追逐她的女人，这次突袭不用暗器向她攻击，大概认为突袭必可得手，身剑合一凌厉万分。

“铮”一声狂震，居然被她在仓卒间，封住了这一剑突袭，强猛的震撼力，把她震得摔出丈外。

生死关头，把剩余的精力全用上了，一滚而起，臂套内一枚无影神针滑入掌中。

猛然一怔，针及时停发。

一个黑影正抓住那个女人的背领，一扭身，那女人飞抛起丈高，发出一声尖叫，像蝴蝶般向外飞。

“快走！”她耳中听到熟悉的语音，声甚低，却入耳清晰：“西南。”

是那位神秘的白发老人，声落人已失踪。

她飞掠而走，脚下像是突生神力。

身后，传出那女人摔落的响声和尖叫声。



三个女人在草丛边缘发怔，不知该向何处追。

那位被抓住背领摔飞的女人并没有伤，根本不知道是如何被人从背后抓住摔飞的，不见人影，力道又巧又猛烈，抓她的人像是把她当作玩物摆布。

她可以肯定的是：决不是被神针织女扔飞的。

织女被震倒摔出丈外，怎么可能反而从她后面抓住她的背领摔飞？那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如果是织女所为，她决不会留得命在，不可能仅将她摔飞而已，铁定会一击致命。

“她另有党羽策应。”这女人向同伴说。

“我们应该一现身就毙了她的。”另一女人恨声说：“偏偏侯二不愿意，指定要活的，因而坐失良机……”

“要活的，咱们冒的风险太大了。”第三个女人倒也谦虚：

“这小泼妇的针非常可怕，我几乎把命赔上了，现在想起来还感到毛发森立，难怪四海牛郎奈何不了她……”

三人突然一分，同时挺剑扑向近树林一面的草丛。

金鸣震耳，火星飞溅，三人先后暴退，强猛的迸爆剑气，把野草震得七零八落。

一个暴起封架的黑影，也暴退入林。

“你们在说我吗？”暴退入林的黑影，在眨眼间重行出现在原处。

“是你，凌社主。”踉跄稳下马步的穿裙女人，似乎并不怎么惊讶：“说你奈何不了那个织女，没有什么不对呀！你也不讳言她跟在你后面，等候好机会偷袭暗算，受到不小的损失，对不对？”

“我也没怪你们呀！”四海牛郎收了剑藏好牛角档：“你们没拦住那泼妇？”

“没有。这个机警万分的女人，很难对付。”

“你们认识我。”四海牛郎话锋一转：“谁要你们在这里布埋伏的？”

“哦！你以为我们是你振武社的人？”

“不是吗？”

“不是。”

“可否请教三位小姐贵姓芳名？”

“我们是得了侯二爷一些好处，助他擒住那个小泼妇的人。”女人有意回避问题：“看来，活擒的成功机会相当渺茫，要付出的代价可能太大，咱们不得不放手啦！要死的或可商量。”

“原来如此。”四海牛郎的口气有点不正常：“侯二爷另行

安排一些人，布下另一棋局，总算发挥了意想不到的功效，那小泼妇几乎被你们弄到手了。我不知道这一带派有人，所以预先安排五个人，向这一带快速追赶再包抄合围，却劳而无功晚了一步。”

他随即发出两声短啸，召集其他四位同伴前来会合。

“凌社主，你可别误会了。”女人纠正他的话。

“我误会什么？”

“我们不是侯二爷的人。”女人郑重地说：“只是有些交情的朋友。他请我们协助，也给我们一些好处，我们的行动不受他管制，如何进行，我们有自主权。在这里潜藏埋伏，侯二爷并不知情。”

“这叫做欲盖弥彰。”四海牛郎这句话是含笑说的，含义令人莫测高深：“有朋友协助，有人可用，就可以纵横捭阖，培植人脉。不过，侯二爷似乎有点不够朋友。”

“咦！你是什么意思？”

“朋友应该肝胆相照，同甘苦共患难，也共享富贵。小姐们，难道你们不觉得，一个人争取江湖霸业是如何难吗？结合所有朋友的力量，壮大扩张便可事半功倍，登高一呼，天下豪杰景从，权势财富予取予求。侯二爷没请你们加盟振武社共襄盛举，不要你们共富贵，是不是不够朋友情谊？”

“我们不会加入某一个组合，自由自在不受拘束。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以万分诚意，邀请诸位共襄盛举。”四海牛郎抢着说：“振武社不以主从维系组织，以加盟为主旨。侯二爷就是独当一面的地区负责人，他有最大的自主权。他这里如果发生某些重大事故，振武社便会全力支援，众志成城，任何事故皆

可摆平，任何困难皆可迎刃而解。江湖情势日趋复杂，结合同道凝聚实力，是唯一逐鹿江湖，号令天下的好机会。”

黑影乍现，两个人飞掠而至，远在两丈外止步，不言不动屹立如山，那股无形的冷森气势，会令人感到寒气袭人毛发森立。

“我们得考虑考虑。”女人口气一软，大概已感觉到危机。这新来的两个人，显然态度并不友好。

“应该，侯二爷方面，诸位也应当有所交代，我诚待回音。可否亮诸位的名号？”

黑影像幽灵幻现，又来了两个人。

黑夜中难辨面貌，仅可看到黑黑的形影，却可感受到所流露的压力，行家是可以感觉出危险的气势。

人多势强，即使这四个人是三流混混，摆出的气势，也会让一流高手心中懔懔。

“天府三女煞……”

语音未落，三个女人倒飞出两丈外，鱼龙反跃的身法不但快捷，而且姿态妙曼轻灵像已失去重量。

又手一沾地，吸腹蜷腿沾地再次倒空翻，三个空中倒翻腾，像快速飞舞的蛱蝶。不用猜，也知道她们在有意卖弄。

“好高明的轻功，佩服佩服。”四海牛郎高声喝彩。

喝彩声未落，天府三女煞已经一落地便形影俱消。

“侯二爷肯吗？”一个黑影向四海牛郎问。

“一定肯。”四海牛郎显得信心十足。

“有理由吗？”

“以一比三，她们并没占上风。这种心高气傲的女霸，也佩服真正比她们强的人。再对她们客气些，她们会死心蹋地

拥戴你。”四海牛郎似有知人之明。

双方初见面猝然一击，天府三女煞的确没占上风，双方心中有数，谁强谁弱心照不宣。

“可能的。”黑影说：“而且，她们不但喜欢英俊的男人，更喜欢财宝，也对争名十分热衷。这种女人缺点太多，最易于控制的。”

“所以侯二爷不可能满足她们的欲望，振武社能。”四海牛郎肯定地说。



神针织女失了踪。四海牛郎的人大搜四郊，浪费了三天时间，毫无线索，所有的人累得人仰马翻。

见好即收，隐忍一段时日。

她是很有耐心的，这是她成功的地方，不贪功不急利，所以四海牛郎虽然人多势众，个个都是高手名家，皆奈何不了她。

四海牛郎站在明处，她站在暗处伺机而动，见识与经验与时俱增，愈来愈精明小心。

她是天生赢家型的人，知道自己只能赢不能输，因为她输不起，输了就输掉一切，下场可悲。

大搜索的人中，有天府三女煞在内。

四海牛郎不但获得天府三女煞的效忠，更获得天府三女煞的师门长辈支持。

天府三女煞在四川，作恶多端被四川群雄逐出，潜逃至下江图谋发展，是四川有名的黑道淫荡女霸。

同行的有她们的师叔冷面佛母了因尼姑，是四川的隐身巨盗。目下寄居在普光寺，白天很少在外走动。

天府三女煞则落脚在侯家大院，通常夜间秘密至普光寺与师叔见面。

她们不但与侯二爷有亲密的接触，也获得侯二爷所馈赠的重礼，侯二把她们看成心腹兼情妇，可是却不敢明目张胆公开让她们露面以表支持。

侯二爷是亦黑亦白的豪绅，有不敢公开的困难。

四海牛郎却不在乎，他那些忠实高手爪牙，有一半是黑道与邪道的高手名宿，白道与侠义道人士不屑与他公开站在一起争名夺利。

振武社的旗号虽然鲜明，但仍难获正道人士的支持认同。

天府三女煞投效四海牛郎，侯二爷最为不悦，但也无可奈何，私自发展实力的计划受到打击，因此对大举搜索的事并不热衷，本地的心腹爪牙，根本不在城内用心搜查，全派到城郊鬼混。

又过了两天，汝宁传来讯息，大群江湖名人光临汝宁，投帖拜望四海牛郎，信使催促社主返回汝宁处理。

□□

□□

□□

项家福与乃妹项碧瑶，兄妹俩不时前往杨家庄，拜望杨大爷杨旭，名义上是看望杨明的伤势。

杨旭夫妇是看着项碧瑶长大的，对这位大小姐颇有印象，有相当好感，但很少正式交往，保持好邻居的礼貌，在城里相遇客客气气，如此而已。

对这一双兄妹如此热络，并没感到诧异。

前三两天，项家福还能进入杨明的侧院住处会晤致意。之后，杨大爷便不再让他进入探视了。

小姑娘当然不可能获准进入，由杨大爷的妻子接入内堂款待。

杨明下肢活动有严重的障碍。痊愈遥遥无期。

之后，兄妹俩不再前来探望了，因为杨大爷已把杨明送回老家灵璧调养，可能不会返回徐州田庄啦！

为了九州冥魔丰县现踪，报复京都运珍宝专使，劫走大批珍宝的事，笑孟尝一家紧张了一阵子。

丰县与徐州毗邻，九州冥魔在丰县现魔踪，笑孟尝怎能不紧张？还真怕九州冥魔光临徐州闹事。

其实是穷紧张，九州冥魔虽有魔名，三年来名震江湖，从没听说过他大发魔性，更不会肆无忌惮大开杀戒惩罚正人君子。

笑孟尝就是正人君子之一，没有理由防范九州冥魔。但魔总是带有令人畏惧的魔力，不得不防。

渐渐地，便把杨明的事置于脑后了。

杨明通风报信的情义，也该告一段落啦！小恩小惠，哪能长挂心头念念不忘？过去了也就算了。

唯一对杨明念念不忘的人，是项碧瑶大小姐。

从小，她就默默地注意杨明的一切，包括远远地注视杨明驯马、纵鹰、与同伴角力，甚至种庄稼刈麦……似乎她是一个旁观者，与其他小女孩比较，她似要文静些，虽则杨明很少认真地逗她开心。

其实，男孩女孩在田野里玩耍，壁垒分明很少混在一起

嬉戏，随着年岁的成长，在一起玩耍的机会愈来愈少，八九岁的女孩便不能在外面野了。

杨明已送回灵璧老家调养，灵璧，远得很呢，虽说是毗邻，但也还在百余里外。

而且，灵璧属凤阳府的宿州，至灵璧要绕宿州走，全程将近两百里，乘坐骑也需要两天，走一趟可不是容易的事。

小姑娘本能地觉得，杨明的受伤成残，追根究源，是为了她项家而遭了不幸的。

杨明向她家报讯，所以才和毒娘子会面。

至少她认为，毒娘子因而起意引诱杨明的。

因此她把一股怨气与憎恨，全投注在毒娘子身上，把毒娘子看成罪魁祸首。杨明的武功还没入流，当然逃不过毒娘子的诱惑，直接导致杨明受害。

江湖上以毒娘子绰号混世闯荡的女人，她知道有几个。有些是以用毒名震江湖，有些以狠毒令人害怕。

她有自知之明，奈何不了以毒药或心肠狠毒出名的女人，即使想报复，她老爹也不许她妄动。

她从没在江湖行走，哪敢和那些绰号吓死人的江湖牛鬼蛇神打交道？

这天一早，她一身骑装，偕同侍女小秋，两匹健马踏上南行大官道。

第一站，宿州。这座城，她并不陌生。

□□

□□

□□

杨明是小姑娘离家的前三天，半夜三更秘密离开的。离